

张冰教授采用“清法四则”分期辨治银屑病验案解析[△]

李向日^{1,2*}, 郭萍², 张冰^{1#}(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北京 102488;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 北京 102488;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药学部, 北京 100089)

中图分类号 R9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124(2026)02-0253-04

DOI 10.14009/j.issn.1672-2124.2026.02.025



摘要 银屑病是慢性、反复发作的难治性、炎症性皮肤病。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冰教授认为银屑病的病机与毒邪密切相关, 治疗应始终以“清法”为主线, 并结合疾病分期采用不同的用药思路, 进行期采用“清宣”与“清消”, 静止期采用“清行”, 消退期采用“清补”。该文总结了张冰教授的4种“清法”在银屑病不同分期中的具体应用, 以期为临床治疗银屑病提供参考。

关键词 银屑病; 毒邪; 清法; 药性

Analysis of the Proven Cases of Psoriasis Treated by Professor Zhang Bing with “Four Clearing Methods” in Different Stages[△]

LI Xiangri^{1,2}, GUO Ping², ZHANG Bing¹(1.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heritance Base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3. Dept. of Pharmacy, Beijing Huayi Chinese &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Skin Disease Professional Hospital,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Psoriasis is a kind of chronic, recurrent, refractory, inflammatory skin disease. Professor Zhang Bing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lieves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psoria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oxic pathoge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at different stages should adopt “clearing method” as the main line of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stages, the four therapy ideas of “clearing and diffusing”, “clearing and resolving”, “clearing and moving” and “clearing and tonifying” were further adopted to correspond to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in the progressive, quiescent and fading sta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four kinds of “clearing method” of Professor Zhang Bing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psoriasis.

KEYWORDS Psoriasis; Toxic pathogen; Clearing method; Property of medicine

银屑病是常见、慢性、难治的炎症性皮肤病, 典型皮损为鳞屑性红斑^[1]。现代生物制剂从免疫细胞、细胞因子等角度治疗银屑病^[2],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但不良反应发生率高, 包括湿疹样皮损、皮肤黏膜念珠菌感染等多种表现形式^[3]。卡泊三醇等外用软膏虽可长期应用, 但存在治疗不分期、不分证型等弊端^[4]。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冰教授师从国医大师颜正华教授, 是其学术传承人。张冰教授认为, 银屑病虽然诱因多、机制复杂不清, 但因毒邪贯穿始终, 故确立“清法”

为治疗主线, 并根据银屑病进行期、静止期和消退期的不同阶段, 分期调整治疗方法。本文系统梳理张教授辨治银屑病的临床经验, 并附典型医案三则, 以期为临床提供借鉴。

1 中医关于银屑病的传统和现代认识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 中医又名“白疔”“疔风”“松皮癣”等。早在《诸病源候论·干癣候》中已有记载, “干癣, 但有匡郭, 皮枯索痒, 搔之白屑出是也”。白疔作为一个病名, 始见于《外科大成》, “白疔, 肤如疹疥, 色白而痒, 搔起白疔, 俗呼蛇风”。《外科证治全书》对其描写较为细致, “白疔, 一名疔风。皮肤燥痒, 起如疹疥而色白, 搔之屑起, 渐至肢体枯燥坼裂, 血出痛楚, 十指间皮厚而莫能搔痒”。《医宗金鉴》中记载, “白疔之形如疹疥, 色白而痒……, 固由风邪客皮肤, 亦由血燥难荣外”。可见, 古代医家多观察银屑病发病时的临床表现, 但对于病机方面认识不足。

近代医家对银屑病的认识多从血论治。《寻常型银屑病

[△]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临床中医学 (No. zyzdxx-2023257); 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新3+3”工程示范案例项目 (No. 2023-ZYSF-13); 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新3+3”工程首批代表性成果项目 (No. 2023-DBXCG-03)

*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药炮制及质量控制研究。E-mail: lixiangri@sina.com

通信作者: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药防治代谢性疾病、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E-mail: zhangbing6@263.net

(白疔) 中医药循证临床实践指南(2013版)》将此病分为血热、血燥、血瘀、兼夹4种证型^[1]。由于本病病机复杂,临床也常结合脏腑证和六淫证等方法。其中,被广大医家认可的为血热、血燥、血瘀3种证型的银屑病。其各自的皮疹特点归纳如下:(1)血热型皮疹色鲜红,新发皮疹不断出现,或迅速增多或扩大;(2)血燥型皮疹色淡红,鳞屑干燥;(3)血瘀型皮疹色暗红,皮损肥厚浸润,经久不退^[1,5]。

2 张冰教授对银屑病病机的认识

张冰教授认为,银屑病的病机与毒邪息息相关,“毒”贯穿疾病发生、发展的始终,热毒、浊毒、瘀毒、风燥毒是引起银屑病发病的重要因素^[6]。毒邪作为银屑病重要的致病因子^[7],与热、浊、瘀、风、燥5种因素息息相关。(1)热毒,以银屑病进行期表现最为明显。可分为因风热外邪入表所致风热毒,或因肝郁火毒入里所致火热毒。此两类毒邪运行于经络中,充斥脉络。表现为红疹、丘斑,并呈现出发病急,热毒快速扩散,皮疹鲜红,伴有咽喉疼痛、心烦易怒、大便干燥等临床特点。(2)浊毒,为诱发银屑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过食辛热油腻、久蕴化热而成。此类毒邪可对脏腑气血造成严重损害^[8]。表现为起病急骤,皮损逐渐增多,鳞屑增多,剧烈瘙痒,抓之可见点状出血,伴有消化不良等临床特点。(3)瘀毒,一般存在于银屑病静止期,也可贯穿银屑病整个过程。为热邪缠绵日久煎熬津液,入里化瘀,瘀热互结闭阻经络所致。表现为皮损反复不愈,鳞屑较厚难以刮去,颜色暗红,舌质紫暗或有瘀斑等。(4)风燥毒,主要发生在银屑病的消退期及静止期。多因久病营血亏损、无法濡养脉络,生风生燥,肌肤失去濡润;或素体亏虚,或外感毒邪调治失当;或风寒化热、湿热化燥,风毒流窜等所致。表现多为皮疹颜色淡红,鳞屑较少,干燥皲裂,自觉瘙痒,伴见口燥咽干、大便干结等临床特点。

3 “清法四则”辨治银屑病策略

张冰教授提出“证症结合”的辨证思想,认为无论是银屑病的进行期、静止期还是消退期^[9],毒邪都是致病的关键因素并贯穿始终,故治疗上以“清法”贯穿银屑病不同时期,采用清热药治疗银屑病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炎症反应与银屑病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关联;而具有寒凉药性的清热药在治疗炎症性皮肤病方面应用较为广泛,多具有抗炎、抗菌的药理作用^[10-11]。此外,清热药对免疫功能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2]。故根据辨证分期及病机的不同,进一步将“清法”提炼为“清宣”“清消”“清行”“清补”4种不同治疗原则,并结合饮食、生活习惯的调整,共同达到防治银屑病的治疗策略。

3.1 银屑病进行期的治疗方法

3.1.1 “清宣”辨治银屑病进行期风热邪毒侵入腠理:银屑病进行期多与季节因素有关。常表现为大量新发皮疹,颜色鲜红,伴有干燥鳞屑,层层叠落且面积不等,多为点滴状,瘙痒较甚,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滑数^[13]。银屑病进行期是由于外感风热毒邪侵入肌表,客于腠理,故病位较浅,应遵循古法。《儒门事亲》中记载,“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写到“在卫汗之

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尤可透热转气,入血只恐耗血动血”。张冰教授认为,风热毒邪尚在肌表,祛除毒邪贵在神速,应快速阻断其由表入里,防止热毒深陷,采用“清热”和“宣散”并重。这种“清宣”为主的治疗方法有助于鼓邪外出,清除皮肤腠理之毒邪,加速风热邪气透散的治疗目的^[10]。常选用蒲公英30g、白花蛇舌草45~60g、金荞麦30g等,以求及时驱除热邪,有效保护人体正气不被耗散。若瘙痒较甚时,应选用具有除湿止痒作用的白鲜皮等。白鲜皮为皮类药材,质轻性寒,透散之力强;入肌肤腠理可清除肌表风热之邪,具有开腠理、透毛窍之功。《药性论》中记载,白鲜皮“治一切热毒风,恶风,风疮,疥癣赤烂”。

3.1.2 “清消”辨治银屑病进行期脾胃湿热、情志不遂入里化热:银屑病进行期亦与饮食因素、情志因素失常相关。(1)饮食因素。由于过食辛热油腻之品日久,致久蕴化热者可形成浊毒。常表现为起病急骤,皮损逐渐增多,颜色鲜红,鳞屑增多,剧烈瘙痒,抓之可见点状出血,伴有消化不良,或下肢沉重、头身困重,舌质红,苔黄腻,脉滑。张冰教授认为,此时的毒邪多因食物、饮酒等辛热油腻之品化生。应采用清利湿热与消食导滞的方法共同祛除浊毒。用药应在除湿热的同时配以陈皮、砂仁、焦三仙等行气化积、消食健脾的药物。《本草纲目》中记载,“橘皮,苦能泻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证类本草》中强调,砂仁具有“温脾胃,下气消食”之功。《药性论》中指出,焦三仙可“化水谷宿食,癥结积滞,健脾暖胃”。(2)情志因素。情志失常,肝郁化火者,则伴有烦躁易怒,或情志抑郁、纳呆腹胀,大便干燥、小便黄赤,舌质红、苔黄,脉弦而数等临床表现。张冰教授认为,此时的毒邪乃情志化火所致。木亢则乘脾土,肝郁日久化火则导致脾胃功能被肝火所抑,表现出脾胃运化功能失常、纳呆、脘痞、食后腹胀等食积停滞之症。应采用清热泻火与行气消滞的方法共同祛除火热毒邪。用药应在清解火毒的同时配以柴胡、香附、陈皮、枳壳等行气解郁、消积化滞之品。《本草纲目》中记载,柴胡“治阳气下陷,平肝、胆、三焦、包络相火”。《本草正义》中记载,香附辛味甚烈,香气颇浓,皆以气用事,故专治气结为病”。《景岳全书》中记载,“陈皮,气实痰滞必用”。《名医别录》中记载,枳壳“除胸肋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

总体来说,张冰教授认为,银屑病进行期以风热毒邪入表为主,此时尚未入血化热或成血热瘀毒,因此祛除风热毒邪是关键,治疗方法应以“清宣”为主,用药应选用苦寒清热解毒和辛凉疏散之品,以驱除肌表之热毒、风毒;若由于脾胃湿热或肝郁化火而致浊毒、热毒者,则在选用清热解毒类药物的基础上配以消食导滞或行气消积之品。张冰教授采用“清宣”与“清消”方法治疗银屑病进行期之热毒、浊毒,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10]。清热解毒类中药对免疫功能也有一定调节作用,不仅能够调节免疫失衡,影响免疫细胞和炎症因子,还能改善免疫微环境^[14],尤其适用于免疫异常活化相关的银屑病。

3.2 银屑病静止期的治疗方法

张冰教授认为,“清行”是治疗银屑病静止期中“瘀毒”的

有效治疗手段。这个时期的疾病特点为毒邪进入血分,入营而化热,蓄积而成瘀,瘀血不行,故见紫暗色斑疹。《医林改错》中记载,“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此时,一方面应清除血中毒热,一方面应通行瘀血。“清行”即包括清热凉血及活血化瘀两个方面^[15-17]。研究显示,清热凉血类药物可通过多通路、多靶点,影响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分化、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炎症反应、血管增生等方面治疗银屑病^[18]。银屑病久病,血中之热毒必灼伤津液,导致血液黏稠,加重血瘀的形成。此时,热邪煎熬血中津液,使血中津液不足,血液黏稠,则致瘀热互结。但气滞与血瘀往往相互伴随并行,故治宜清热凉血的同时加以活血行气之品。常选用丹参、当归、赤芍等以活血通经。丹参性凉,微苦。《日华子》中记载丹参可治“恶疮疥癬,癭赘肿毒,丹毒”。赤芍味苦,性微寒。《本草经疏》中记载,“木芍药色赤,赤者主破散,主通利,……凉肝故通顺血脉,肝主血,入肝行血,故散恶血,逐贼血。营气不和则逆于肉里,结为痈肿,行血凉血,则痈肿自消”。同时,肝气郁滞较重者,可加柴胡、白芍以疏肝活络。白芍为苦寒之品,其在柔肝阴的同时又补肝血,常与赤芍相须为用。张冰教授常用赤芍、白芍的剂量各为10 g,多作为药对一起出现。

3.3 银屑病消退期的治疗方法

张冰教授认为,“清补”是治疗银屑病消退期的主要治疗手段。因银屑病是一种慢性、迁延性、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皮肤病。长期的银屑病患者会伴有机体免疫功能降低的病证特点^[19]。《素问·评热病论》中记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慢性迁延性患者中,外邪是引发疾病的必要条件,而正气的不足才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此时,若将药力仅放在“清除热毒”方面,而不考虑扶正以祛邪,则会导致虚者更虚,毒邪愈盛。因此,张冰教授对于银屑病久病患者采用“清补结合”的治疗方法。“补”分为补脾气和滋肾阴。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脾气健旺则卫气生化有源,能够保护肌肤抵御外邪^[20]。肾阴对脏腑具有滋润、濡养的作用,肾阴的充足可滋润肌肤,防止皮肤干燥脱屑、枯涸无泽。因此,应重视“脾肾同调”。补脾气常用药物为党参、炒白术、黄芪等。滋肾阴常用药物为熟地黄、女贞子、山茱萸等。值得注意的是“滋肾阴”这一用药思想,尤其适用于年老之人。人入暮年,肾气开始不足,此时补助肾气,亦有助于脾气的生成;脾肾同调、气阴双补,可以达到驱邪外出的治疗目的。此外,该时期的银屑病患者甚至会出现毒热燔灼津液,导致津液不足、微循环受阻的情况。出现皮损日久不愈,皮疹呈斑片状,颜色淡红,鳞屑减少伴干燥皲裂,此时病机已由热毒、浊毒、瘀毒转化为风燥毒。因此,对此类患者随症进行加减化裁,适当滋补阴液,如使用麦冬、生地黄、玄参等药。《玉楸药解》中记载,玄参“清金补水,凡疮疡热痛,胸膈燥热,溲便红涩,膀胱癃闭之证俱善”。临床上常见皮肤干燥皲裂并伴有皮肤瘙痒较甚的患者,此类患者燥邪和湿邪并重,二者互为因果^[21-22]。故应在养阴的同时给予化燥药,如刺藜藜、白鲜皮等祛风止痒之品。白鲜皮味苦,性寒,归脾、胃经,具有清热燥

湿、泻火解毒、祛风止痒的功效;《名医别录》中记载,刺藜“主身体风痒,小儿头疮”;两药配伍,相须相使,相得益彰,不但消风止痒,还可以祛湿,尤宜于湿热之毒结聚所致的皮肤瘙痒。此外,地肤子、苦参亦是张冰教授常用止痒药物。

4 验案分析

(1) 案例1: 1例32岁男性患者。①2023年4月29日初诊。主诉近5 d初发皮损,色鲜红,散布于四肢、胸部、颈部,四肢稍严重,未见白色鳞屑,面积不等,初起有瘙痒;3 d前因饮酒发皮损,有咽炎史;近2 d嗜睡;二便调,脉沉滑、舌红苔薄白、舌下静脉曲张,脉浮数;皮损初起,瘙痒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评分为4分。张冰教授四诊合参后认为该患者处于银屑病进行期,治宜祛风清热、除湿止痒;处方用药为黄芩10 g、金银花10 g、连翘10 g、玄参10 g、金荞麦45 g、大青叶10 g、牡丹皮10 g、紫草8 g、野菊花10 g、白花蛇舌草30 g、陈皮10 g、砂仁15 g和生甘草3 g,开具10剂,1日1剂,分2次服用;嘱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清淡饮食,忌生冷、油腻、辛辣等食物,戒酒。②2023年5月27日复诊。服初诊方10剂,后又自抓7剂服用,服药期间无不适,皮损、瘙痒等症状缓解。但因工作需要于5月20日少量饮酒,酒后2 d复发于四肢,色鲜红,未见皮屑,面积<1 cm×1 cm,纳可,眠可,近2 d大便不爽,舌红苔黄,脉滑数。张冰教授认为此次病症复发为饮酒后诱发,其病邪在里,乃饮食不节致脾胃湿热入里化热所致,治疗方法可采取清热利湿为主、兼健脾燥湿。脾胃和则升降相因、燥湿相济,水液代谢正常,湿邪则无以遁形^[23]。因此,张冰教授复诊处方用药在上述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兼补脾胃之气,用药为黄芩10 g、金银花10 g、玄参10 g、白花蛇舌草30 g、夏枯草20 g、太子参30 g、炒白术30 g、泽泻10 g、砂仁15 g、大青叶10 g、陈皮10 g、合欢皮10 g、地肤子10 g、白鲜皮10 g和生甘草10 g,开具7剂,1日1剂,分2次服用;要求严格戒酒,其他遵循前法注意事项。经后续随访,患者皮疹已消,症状缓解。

(2) 案例2: 1例22岁女性患者。①2020年5月13日初诊。牛皮癣5年余,症见后脖颈处,成片出现,色暗红,瘙痒,有皮屑高于皮肤,及眼睑处;无汗,近1个月鼻翼两侧新发,现食欲减退,纳少;5月9日行经至今,色量正常,无血块,VAS评分为6分。舌暗有瘀斑,舌下静脉曲张,脉涩。5年前于北京检查确诊为牛皮癣;1个月前涂抹卡泊三醇;眠可,二便调张冰教授认为该患者因牛皮癣5年,而致使毒邪入里,导致一方面血热,另一方面因热毒不断燔灼血液而致血液黏稠成瘀,属于牛皮癣进行期,治宜清热凉血,同时活血祛瘀;另外,患者表现有脾胃不适、食欲减退等脾失健运的临床表现,故还应兼以健脾助运。处方用药为金银花10 g、紫草10 g、赤芍10 g、牡丹皮10 g、丹参30 g、升麻10 g、白芷10 g、野菊花10 g、玄参10 g、陈皮10 g、地肤子10 g、白鲜皮10 g、白茅根30 g、金莲花10 g、砂仁15 g、陈皮10 g和焦山楂10 g,开具7剂,1日1剂,水煎400 mL,分早晚2次温服。②2020年5月21日复诊。服初诊方7付后,主诉服药后30 min腹泻,大便不成形,食欲改善,纳可,皮屑范围缩小,肿胀减轻,未发新发皮损,仍感瘙痒;5月

9—15日行经,色量正常,无血块;眠可,二便调。根据四诊合参,张冰教授认为患者血热瘀毒已较前有所缓解,现应继续清除瘀毒,同时健脾助运,以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于瘙痒,可采用中药煎液外涂的方式以缓解。外用方剂为土茯苓30g、苦参10g、徐长卿20g、苍耳子9g、防风20g、艾叶9g、地肤子20g和冰片0.1g,上述药物煎煮400mL,每日痒时外涂患处,以缓解瘙痒不适感。内服处方用药为牡丹皮10g、丹参30g、野菊花20g、白花蛇舌草30g、金莲花10g、地肤子10g、白鲜皮10g、土茯苓30g、大青叶10g、陈皮10g、砂仁10g和炒神曲10g,开具7剂,1日1剂,分2次服用。③后续治疗随症加减,患者病情稳定。

(3)案例3:1例60岁男性患者。①2023年12月12日初诊。患者牛皮癣20余年,发于全身,色红、严重时红甚,皮肤掉屑干裂偶有刺痛感;2023年1月行艾灸后发痒甚,严重影响睡眠,VAS评分为5分;现颈椎不适、头晕头沉、心情烦闷、疲劳无力;胃胀1个月余,餐后甚,无反酸、烧心;纳可,二便调;脉弦滑,舌淡红苔少。张教授经四诊合参,判定为银屑病久病患者,毒邪日久伤及人体正气,应滋补肾阴,同时补益脾气,脾肾同调可增强人体正气,有效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减少疾病复发的概率;同时,患者出现睡眠障碍的临床表现,应给予镇静安神、养心药,以缓解焦虑及睡眠障碍,睡眠的充足与脾胃正气的护卫是保障机体抗邪能力的基础。因此,宜采用补益脾肾、养心安神的治法。处方用药为生地黄10g、熟地黄10g、山茱萸10g、制龟板30g(先煎)、菟丝子20g、炒酸枣仁30g、百合30g、五味子8g、太子参30g、炒白术30g、炙黄芪30g、煅石决明30g(先煎)、煅磁石30g(先煎)、牛蒡子10g、泽兰10g、川贝母10g(冲服),开具7剂,1日1剂,分2次服用;嘱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清淡饮食,忌生冷、油腻、辛辣等食物,戒酒。②2023年12月19日复诊,睡眠、头晕、心烦及易疲劳诸症均有缓解,皮损颜色未加深,未见新发,瘙痒缓解,VAS评分为2分。张冰教授认为,通过脾肾功能的调补有效遏制了该患者银屑病的复发,应继续采用上述治疗方案,以期巩固人体正气,防止外邪入侵及驱邪外出。处方用药为初诊方去石决明、磁石、泽兰和牛蒡子,新增郁金10g、鸡血藤15g,开具7剂,1日1剂,分2次服用。③后续治疗随症加减,患者病情稳定。

5 小结

综上所述,银屑病是以皮肤慢性、复发性、炎症性,可损害免疫系统为特点的难治性皮肤病,病程日久且反复发作。张冰教授认为,治疗银屑病应“祛除毒邪”,采用分期辨治的治疗方法。针对银屑病进行期、静止期和消退期的不同阶段,分别采用“清宣”“清消”“清行”“清补”的治疗方法,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为临床治疗银屑病提供了审证求因、分期论治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北京中医药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寻常型银屑病

病(白疔)中医药循证临床实践指南(2013版)[J].中医杂志,2014,55(1):76-82.

- [2] 莫念,张雅婷,张骏鸿,等.肿瘤坏死因子受体2在银屑病中的研究进展[J].重庆医学,2024,53(15):2370-2375.
- [3] 杨阳,史冬梅.银屑病生物制剂治疗的不良反应及应对策略[J].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2023,30(4):366-371.
- [4] 史玉玲.《中国银屑病诊疗指南(2023版)》解读[J].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23,44(5):631-633.
- [5] 宋京泽,钱文燕,孟闫燕.钱文燕辨治银屑病经验撷[J].现代中医临床,2024,31(2):49-52.
- [6] 张媛凤,张冰,周伟龙.张冰运用“一毒三法”辨治寻常型银屑病经验撷萃[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173-176.
- [7] 付蓉,张丰川,蔡玲玲,等.李元文教授从毒论治皮肤病经验[J].世界中医药,2018,13(11):2685-2689.
- [8] 张红磊,张红霞,郭亚丽.李佃贵从“浊毒”论治寻常型银屑病经验[J].河北中医,2010,32(7):979-980.
- [9]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皮肤科分会银屑病中医治疗专家共识(2017年版)[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18,17(3):273-277.
- [10] 李敏,张冰.张冰教授重药性巧用“清法”治疗皮肤病用药经验[J].中国医药科学,2021,11(23):112-115,130.
- [11] 卫艳,袁缘.自拟解毒凉血汤联合西药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的临床疗效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医临床研究,2024,16(7):91-95.
- [12] 姜昊,马文珂,时沙沙,等.基于数据挖掘的清热解毒方治疗银屑病用药规律及其作用机制研究[J].药物评价研究,2024,47(4):850-861.
- [13] 于晓飞,吴秀艳,徐雯洁,等.寻常型银屑病不同时期中医症状分布特点的现代文献研究[J].天津中医药,2013,30(8):455-458.
- [14] 董阿茹汗,李竹庭,段建华.清热解毒类中药对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进展[J].山西中医,2023,39(4):66-67,70.
- [15] 王秀娟,刘强,高琴,等.名中医边天羽教授中医药防治银屑病学术思想摘要[J].天津中医药,2022,39(8):961-964.
- [16] 代丹,王新苗,何春燕,等.张作舟从“瘀毒”辨治银屑病经验[J].中医杂志,2021,62(2):104-107,137.
- [17] 王闯,尚洪宇,曹译文,等.赵炳南白疔1号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型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22,38(9):1510-1511.
- [18] 陈柏林,董晓宛,张维明,等.清热凉血类方治疗银屑病的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1):297-303.
- [19] 赵君谊,陈仁寿.陈仁寿教授以“扶正”论治银屑病经验浅析[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40(4):303-305.
- [20] 潘佳璇,侯培蓉,杨碧莲,等.浅析从脾论治寻常型银屑病[J].环球中医药,2024,17(6):1112-1115.
- [21] 丁玉珊,赵旭涛,张昕,等.从湿论治银屑病探析[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7(5):607-611.
- [22] 朱春胜,聂安政,耿可欣,等.张冰教授治疗皮肤瘙痒临床经验撷萃[J].中医药信息,2021,38(3):55-57.
- [23] 高欣玥,秦玉龙.秦玉龙以温胆汤为主辨治寻常型银屑病验案1则[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5,49(3):32-34.

(收稿日期:2025-07-14 修回日期:2025-10-24)